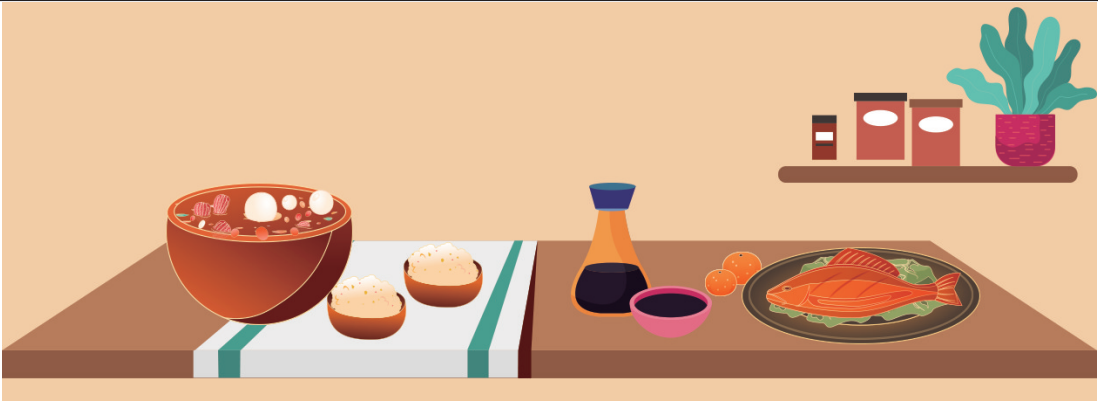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家宴

□刘金鑫

中国人讲究“礼尚往来”，喜怒哀乐、婚丧嫁娶都离不开社交与饮食,于是我们有了“宴”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告诉我，家里有客人来，特别是临近吃饭的时间上门，是一定要招待的，而且招待的标准之高低，会直接影响到一家人在亲友间的风评。比方说，客人落座，相谈甚欢，时近午，留客餐。客人定会会说：“简单弄点儿便可，千万别费事，来时刚刚吃过，也不饿。”这句话你若当真，黄瓜拍两个，西红柿拌一盘，花生米一大盘，小酒使劲儿喝，客人虽然面带笑意，但心中也会有些许不满。如果客人是自家亲戚，那么关于主家小气、看不起人、不中交的言论很快就会传播开来。

你看，家宴成了衡量人性的重要时刻，诚心留客、舍得下锅，可以上升到道德境界了。

若论隆重，儿时有一个时期，款待来客的最高礼节不是在家吃，而是去外面“下馆子”。尤其农村亲戚进了城，被主家邀请“下馆子”，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

“馆子”指的不是县城招待所，尽管那里有正儿八经戴着厨师帽、穿着褂子的厨师，有统一服装、统一笑容的服务员，有精致的菜单，有外面买不到的酒水和饮料。但这样的“馆子”，别说

普通的老百姓了，就是工薪阶层也是设不起家宴的。“馆子”是指街边的小饭店，店虽小，菜却香，服务员热情嘴甜，奉行的是“顾客就是上帝”的服务理念。我至今对第一次“下馆子”记忆犹新，一推门，扑鼻而来的是各类酒味儿、熟肉味儿、甜滋滋的味儿，反正是各种让你流哈喇子的味儿，全混在一起，比自家厨房的味道浓郁一百倍。小馆子的菜单通常是贴在墙上的，当然也能直接进厨房点菜，光闻闻味儿就很“解馋”。

但话说回来，那时候“下馆子”与在家相比，花费差距是很大的，在小饭馆吃一顿饭花费的钱，在家里能吃两三餐大鱼大肉。因此，普通人家的家宴，大多还是选择在家里自己做。

客人被留下后，母亲立马开始张罗。家里没冰箱，肉得现买。父亲陪客人说话，母亲拎着网兜带着我出门，到市场杀只庄户鸡，到肉铺割块五花肉，到鱼摊儿挑一条大鲤鱼，再顺手买几样稀罕蔬菜，一趟下来，双手皆是食材。母亲走得快，我在后面大步并小步地紧跟着，手里还帮忙提着条大鲤鱼，晃晃悠悠地回家。街坊邻居见了都问我：“我那孩儿，恁这是家里来客了？”

“对呀,我们老家来人了,我妈妈说,得吃点儿好的。”我答道。这引得街坊们一边笑我可爱,一边对着

母亲啧啧称赞:“你这媳妇当的,对他们老刘家多好。”

一顿饭,宾主尽欢。客人回村闲聊,有人问:“这进了城,人家给你吃啥好东西了不?下馆子去了不?”答曰:“下啥馆子,去了也不自在。自己亲戚,在家吃多好。大鱼大肉吃着,好酒喝着,临走了,兄弟媳妇儿还包了条烟给拿着。来来,尝尝这好烟。”

客人虽嘴上夸着，心里却也犯着嘀咕:“是啊，没请我下馆子呢？上回谁谁去了，回来不是说去外面搓了一顿吗？”鱼肉未消化，怨气倒生出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人情，近则不逊远则怨。

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现在在家里来客人，留家里吃饭的机会越来越稀罕，一来大家有了隐私意识，二来做饭洗碗太麻烦。刘德华在《回家真好》里面唱道：“回家感觉真好/别管世俗纷扰/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/让每一颗细胞/忘掉烦恼/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”。既然是城堡，就得有防护，不是谁都可以放进来的。关系不到一定程度，别说邀请你来家做客吃饭，家庭住址都不轻易泄露。能到家里做客、留在家里用饭的定是挚爱亲朋。在家吃饭，吃的是感情，吃的是舒心。

如今，家宴成了最高规格的接待。是啊，这年头，难得的是不设防的坦露。

绿豆

□张承南

周六，我和同事乘车到东平县老湖镇凤凰家园社区走访。八百里水泊的遗存水域就在老湖镇，从县城到老湖镇约半个小时的车程。短短的半个小时，如同经历了两个季节，前面还是燥热的蒸笼，下车直接进入了凉爽的“冰窖”。

值得一提是路上的风景，马路两边的坑塘里，开满了荷花，有白的、粉的，离湖越近空气越清爽，荷花也越多。湖里泛起的涟漪、一望无垠的莲叶、亭亭玉立的荷花，让人眼花缭乱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说的就是这番景象吧。

凤凰社区的对面是东平湖，坐在小区里，一阵风吹来，便能闻到湖里的腥味。社区的百姓以老年人居多，其中有一户住在一楼的老太太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她常年独居，经常坐在社区广场上挑绿豆，听村干部说，这位老太太喜欢煮绿豆水，常常熬一桶绿豆水，提到社区广场，送给过往的邻居和路人喝。

果然，我们刚走到广场，就看到有几位坐在槐树下乘凉的老年人，其中就有熬绿豆水的老太太，她热情地招呼我们过去，盛绿豆水给我们喝。老太太夸赞绿豆真是好东西，解渴又解暑。与其说是绿豆水，不如叫做绿豆汤，我看到碗里有一层层鹅黄色的、退了皮的绿豆，熬得时间久了，绿豆开了花，就和一朵朵桂花一样，盛夏暑天于树荫下喝一碗，真是解渴又解暑。

我从凤凰社区回到单位后，一直在回味绿豆汤的清香。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儿时跟母亲摘绿豆的一幕。

小时候，我家里有一块五分的自留地，在一个不算高的坑崖边，自留地土质不好，形状也不规则，周边是几棵高大的枣树，枣树几乎遮挡了太阳的光照，自留地只有在下午才能享受到阳光的沐浴。

母亲喜欢种绿豆。她说，绿豆成本低、卖价高，从入了暑天就可以陆陆续续采摘了。成熟的绿豆不怕晒，几天的时间，绿豆荚就变成黑色的，变黑了就代表绿豆成熟可以采摘了。每隔几天，母亲就要去地里寻找黑荚的绿豆。绿豆成熟之后，如果遇到高温天气，很容易引起豆荚炸裂，绿豆就落进地里了。庄家人是舍不得浪费粮食的，每年暑假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要跟随母亲去地里摘绿豆。

绿豆棵不高，也就五六十厘米，绿色的茎叶，豆荚像把小伞长在茎的周围，倒是很方便人们采摘。母亲特意编织了两个蓝白相间的篮子，我和母亲一人挎着一个穿梭在绿豆地里。我看到黑色的豆荚兴奋不已，就像寻到宝贝一样。我那年刚满10岁，个头不高，站在绿豆地里正好，母亲可就没那么幸福了，她弯着腰寻找黑豆荚，时不时就要直起腰来歇歇。

摘绿豆还算有趣，剥绿豆才是枯燥无味的工作。晚上在大门口乘凉，母亲总要端一簸箕绿豆荚，一边和邻居婶婶们闲聊，一边剥绿豆。一根豆荚里面躺着六七粒绿豆，圆圆滚滚的，中间有条白色的细纹。

夏天的饭桌上，母亲熬的最多的就是绿豆汤，绿豆汤清淡爽口、醇香无比。绿豆营养价值高，绿豆皮用处也很大，母亲用漏勺把漂浮的绿豆皮捞出，摊在屋顶晒干，然后装进缝好的枕套里，一个豆皮枕头就做好了，我家枕头大都是绿豆皮的，枕上透气又舒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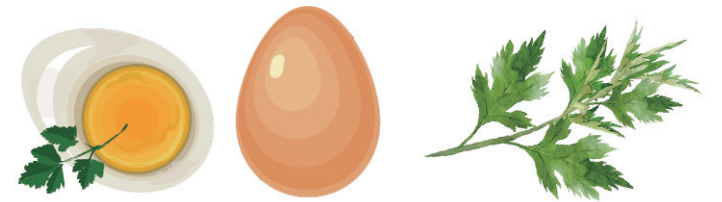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母亲跟着我住在了县城，家里的自留地就一直种些容易收割的玉米、麦子，不再种绿豆了。女儿出生那年，母亲去超市，买了一袋子绿豆，给女儿做了个小枕头。现在超市售卖的枕头多种多样，有荞麦枕、小米枕、茶叶枕、乳胶枕等，可母亲总说没有自己亲手煮晒的绿豆皮做的枕头实在。

暑夏漫长，一碗绿豆汤凉爽了我们的身心，它是人间美味，也是童年的留恋。

端午的蛋

□徐宗忠

小时候，我对端午节的印象就是一个吃蛋的节日。那时，粽子在北方属于“稀缺品”，在节日的餐桌上不常见，然而蛋却不一样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在这一天才可以尽兴地吃到鸡蛋，无论是腌制的咸蛋，还是新鲜的鸡蛋。奶奶会把从清明就开始腌制的咸蛋拿出来，和新鲜的鸡蛋混在一起，用艾叶和桃叶煮开，每一个蛋上都带着一个绿色的心形晕圈。奶奶说，只有带晕圈的蛋才是有福气的蛋。我并不在乎有没有晕圈，对我来说，这一天可以大快朵颐才是我最真实的想法。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别说是吃蛋了，能吃饱就是件幸福的事。平时，想吃一个鸡蛋是很难的，除非我生病，妈妈才会给我煮一个鸡蛋，增加一点营养，让我早日恢复健康。记得有一次实在是饿了，我就装病，躺在床上不起来，炎热的夏天用被单捂出



了一身汗，把被单都弄湿了。妈妈紧张地请来村里的大夫，大夫号了脉，听了诊，对妈妈说，应该是暑热，中暑了，便弄了一瓶藿香正气水让我喝。这藿香正气水实在难闻，更别说喝了，妈妈硬是将我的嘴巴撬开，灌了下去。我十分抗拒，大声抗议：“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想吃鸡蛋，吃鸡蛋就好了。”然而，事实上是，我的确是捂得中了暑，发起了烧，做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噩梦，直到现在，一说起发烧，我都心有余悸，仿佛那噩梦随时会来。大约过了一天半，在一瓶藿香正气水的作用下，我的烧退了，那次装病给我带来了严重的童年阴影，尽管鸡蛋是吃上了，但总感觉得不偿失。

端午节一般正值麦收季，由于抢收麦子的活比较辛苦，这段时间也是一年中伙食最好的季节，人们往往来不及回家吃

饭，就在麦地里或者场院里席地而坐，家里人提前回去做饭，饭菜里一般都少不了鸡蛋。那一年端午，我们在马家圈这块地抢收麦子，全家人忙碌了一上午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眼见中午时分，我们远远地就看见提前在家做好饭的奶奶和姐姐推着小车送饭来了。我急匆匆迎上去，掀开包袱就拿了一个鸡蛋，手一捏蛋壳就碎了，红油顺着蛋清流了出来，我顺势放到嘴边吮吸了起来，咸的，实在太咸了，我把吧吧嗒嘴，赶紧抢了姐姐带来的水壶一阵猛灌，把旁边的家人逗得哈哈大笑，他们都笑话我是馋猫。火热的麦地里，荡漾着家人的欢笑和布谷鸟的叫声。

这样的日子像梦一样消逝了，时过多年，家人有的故去，有的老去，有的患病，但那年端午节的笑声却始终在我耳边回荡。